清史稿/卷5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三百十三　屬國一

清史稿
列傳三百十四　屬國二
作者：韓樸存　王樹枏

列傳三百十五　屬國三

越南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大越、阮朝

越南

越南先稱安南。順治初，安南都統使莫敬耀來歸，未及授爵而卒，尋授其子莫元清爲安南都統使。

十六年八月，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始奏言安南國遣目吏玉川伯鄧福綏、朝陽伯阮光華，齎啓赴信郡王軍前抒誠納款。

十七年九月，黎維祺始自稱國王，奉表貢方物，帝嘉之，賜文綺、白金。

十八年，敕曰：「朕惟修德來遠，盛代之弘謨；納款歸仁，人臣之正誼。既輸誠而向化，用錫命以宣恩。褒忠勸良，典至重也。爾安南國王黎維祺，僻處炎方，保有厥衆。乃能被服聲教，特先遣使來歸，循覽表文，悃忱可見。古稱識時俊傑，王庶幾有之。用錫敕

獎諭，仍賚爾差官，釵仁根、銀幣、衣服等事，遣通事序班一員伴送至廣西，沿途撥發兵馬導之出疆。爾受茲寵，命其益勵忠節，永作屏藩，恪守職貢，丕承無斁。欽哉！」未幾，維祺卒，子維禔嗣。尋又卒，子維禧嗣。

康熙二年十一月，維禧遣黎斅等表謝，附貢方物。

三年二月，遣內院編修吳光、禮部司務朱志遠，諭祭故王維祺、維禔。

五年五月，維禧繳送故明王永曆敕、印，遣內國史館翰林學士程方朝、禮部郎中張易賁冊封維禧爲安南國王，賜鍍金駝鈕銀印。

六年，維禧奪都統使莫元清高平地，元清奔雲南，上疏陳訴，帝命安置南甯。維祺亦上疏言興兵復讐本末。初，明正德十一年，社堂燒香官陳暠殺其王莫暒自立，暒臣都力士莫登庸讨殺暠，立暒兄子譓。嘉靖元年，登庸逐譓自立，譓子黎平據清華自爲一國。後莫氏漸衰，但保高平一郡，勢益弱。至是，帝遣內院侍讀李仙根、兵部主事楊兆傑，齎敕諭維禧，将高平土地、人民歸莫元清：『各守其土，盡爾藩職。』初，安南定爲三年一貢。七年，維禧疏請六年兩貢，并進，帝如所請。八年，使臣李仙根等齎回，維禧覆疏，言遵旨，将高平府、石林、廣原、上琅、下琅土地、人民歸莫元清，因奏稱黎維禧所歸土地，尚有保樂、七源二州，崑崙、金馬等十二總社未還，請再敕諭全還，帝不許。是年，黎維禧薨，弟黎維　　權理國事。十三年正月，維　　以訃告，遣陪臣胡士揚等進。

康熙八年、十一年歲貢，疏言：『先王世守安南，爲逆臣莫登庸篡弒，賴輔政鄭檍之祖剿除恢復。莫逆遺孽篡據高平，乍臣乍叛。至莫元清懼臣讨罪，潛入內地投誠。

康熙八年，奉命令還高平，臣維禧欽奉君命，敢不懔遵。但莫元清爲臣不共之仇，高平爲世守之土，叛逆竊據，禍在蕭牆。叩懔天恩，仍令高平屬歸本國。且莫元清尚有誓辭及祭伊父莫敬耀文，內有「圖逆天朝」之語，今謹敬呈，并貢方物。』事下部議。尋議：『前維禧退還莫元清高平，取有復相和好印結。今維　　雖言收得誓書、祭文，但此文年久，誓辭系莫敬耀名，或得自敬耀存時，或得自元清今日，殊難懸拟，應饬維　　查明具題再議。』從之。

十四年，黎維　　卒，弟維正權理國事。

十六年，帝諭維正曰：『逆賊吳三桂，值明季闖賊之變，委身從賊，以父死賊手，窮竄來歸，念其投誠，錫之王爵，方且感恩圖報，殫竭忠誠。詎意以梟獍之資，懷狙詐之計，陰謀不軌，自啓釁端，藉請搬移，輒行叛逆，煽惑奸宄，塗炭生靈。朕連年遣兵征讨，秦、隴底定，閩、粵蕩平，惟吳三桂竊據一隅，苟延旦夕。今大兵雲集，恐其挺走，潛竄嶺南。茲以王累世屏藩，效忠天國，亂臣賊子，諒切同仇。今已遣諸軍大張撻伐，平定粵西，進取滇、黔。爾國壤地相屬，素谙形勢，王其遴選将士，協力殲除，懋賞榮褒，朝有令典。欽哉，無負朕命！』

十八年十一月，維正慶賀大捷，疏言：『逆賊吳三桂，變亂數年，阻臣貢路，且再三脅誘，迫令服從，區區愚忠，罔敢易節。乃有逆臣莫元清與三桂密相締結，潛入高平，圖爲掩襲。今原仗天威，追擒逆黨，明正其罪，以固屏藩。』許之。

二十一年九月，維正遣陪臣甲全等表賀閩、粵肅清，并進歲貢方物；又爲故王維　　請恤，議恤如例。時所貢金銀器皿與本内不符，诏免深求，其餘貢物酌減白絹、降真香、中黑線香等物。

二十二年四月，遣翰林院侍讀明圖、翰林院編修孫卓冊封黎維正爲安南國王，御書『忠孝守邦』四字賜之。同時遣翰林院侍讀鄔黑、禮部郎中周燦諭祭故王維禧、維　　。時莫元清已故，其弟敬光爲黎氏所敗，率衆來奔，帝命發回安南。尋敬光病歿泗城，土府莫氏遂絕。

二十五年，增賜安南國王表裏五十，著爲例。

三十六年，維正奏言牛馬、蝴蝶、浦園三處爲鄰界土司侵佔，請給還。帝問雲南巡撫石文晟，知其地屬開化府已三十餘年，并非安南故地，移文責之。

五十七年十月，黎維正薨，嗣子維禒以訃告，請襲封，附貢方物。

五十八年二月，遣内閣中書鄧廷喆、翰林院編修成文諭祭故王黎維正，兼冊封維禒爲安南國王。

雍正二年，維禒遣陪臣表賀登極，附貢方物，賜御書『日南世祚』四字。

三年，雲南總督高其倬奏言：『雲南開化府與安南接界，自開化府馬伯汛外四十里至鉛廠山下小河內有逢春里六寨，冊載秋糧十二石零。康熙二十八年，入於安南。又《雲南通志》載自開化府文山縣南二百四十里至賭咒河與安南爲界。今自開化府至現在之馬伯汛，止一百二十里，即至鉛廠山下小河，亦止一百六十里，是鉛廠山小河外尚有八十里，內設都龍、南丹兩廠，爲雲南舊境。雖失在前明，但封疆所係，均應一併清查，委勘立界。』帝諭：『都龍、南丹等處明季已入安南，是侵佔非始於我朝。安南入我朝以來，累世恭順，不宜與爭尺寸之地。』維禒尋疏辯。嗣總督鄂爾泰疏請於鉛廠山下小河離馬伯汛四十里立界，維禒復激詞陳訴。

五年，諭維禒曰：『朕統馭寰區，凡茲臣庶之邦，莫非吾土，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地。但分疆定界，政所當先，侯甸要荒，事同一體。今遠藩蒙古，奉諭之下，莫不欽承，豈爾國素稱禮義之邦，獨違越於德化之外哉？王不必以侵占內地爲嫌，拳拳申辯，此乃前人之誤，非王之過也。王惟祇遵諭旨，朕不深求，傥意或遲回，失前恭順，則自取咎戾，懷遠之仁，豈能幸邀？王其祇哉，無替朕命！』維禒感悔奏謝。帝因以馬伯汛外四十里賜維禒，仍以馬伯汛之小賭咒河爲界。

六年三月，遣副都御史杭奕祿、內閣學士任蘭枝往安南宣諭，略云：『王今自悔執迷，情詞恭謹，朕特沛殊恩，即將馬伯汛外四十里之地，仍賜國王世守之。』尋諭鄂爾泰曰：『朕既加恩外藩，亦當俯從民便。此四十里內人民，若有原遷內地者，可給貲安插滇省，毋使失所。其原居外藩屬安南管轄者，亦聽其便。』

十一年十一月，黎維禒薨，王嗣子維祜以訃告，請襲封，附貢方物。

十二年二月，遣翰林院侍讀春山、兵科給事中李學裕諭祭故王維禒，冊封維祜爲安南國王。

十三年，黎維祜薨，弟維禕權理國事。

乾隆二年，維禕以訃告，請襲封。遣翰林院侍讀嵩壽、修撰陳倓諭祭故王維祜，冊封維禕爲安南國王。

三年九月，維禕遣使奉表賀登極，並貢方物。

九年九月，兩廣總督馬爾泰奏：『粵西奸民葉蓁私出外夷，誘教爲匪，安南饑民流入甯明諸處。』帝命滇、粵界接安南關隘，嚴行稽查，毋釀事端。嗣兩廣總督馬爾泰、廣西署撫托庸、提督豆斌奏言：『南甯府屬遷隆土峒之閭蒙等隘，太平府屬思陵土州之川荒等隘，鎮南府屬下雷土州之下首等隘，共三十餘口岸，俱逼近安南，宜疊石建柵，添卡撥兵，各土司帶領土勇，扼險守巡，并飭地方官每年冬月查修通報。安南驅驢地方爲貨物聚集之所，最與由隘相近。從由隘出入，向設閉禁，開之實便商民。應設客長，稽商民往來，并責地方官慎察查。至平而、水口兩關，通太源、牧馬等地，宜設立鐵鍊橫江攔截，逢五、十日開一面以通商。』從之。

初，廣西思陵州沿邊與安南接壤，巡撫舒輅請栽竹以杜私越。憑祥、思陵土、目有乘機侵安南地者，交人不甘，恆與爭閧。

十六年，總督蘇昌奏聞，帝諭舒輅下部察議。安南猺匪盤道鉗、鄧成玉等謀亂，造黃袍、黃旂、木印，句結內地民夷何聖烈等，散劄招匪，謀攻都龍、安北、宜經等處，爲安南兵目偵知，獲何聖烈等，盤道鉗等竄匿山箐間。

十九年，安南八寶河沙目黃國珍誘獲盤道鉗、鄧成玉，雲貴總督碩色訊得實，奏聞正法。初，廣東土匪李文光與順化土豪阮姓謀踞祿賴、桐犯等處爲亂，番官捕獲繫諸獄。

二十一年，械送李文光十六人於福建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言：『安南僻處蠻陬，不敢將李文光擅自加誅，送歸請示，足徵懷服之忱。應將李文光等照交結外國例，分別處治。』從之。二十二年六月，安南番船失風，飄泊永甯汛，撥兵守護，給資送歸，并收貯其軍械，歸時給還。帝諭：『收械貯庫，殊爲非體，可頒諭沿海提鎮知之。』

二十五年，閩浙總督愛必達奏言：『安南邊境沙匪與交目蘇由爲難，闌入漫卓、馬鹿二寨，搶掠滋事，已咨其國王擒解矣。』帝以平日巡防不嚴，臨時追捕不力，切責之。

二十六年，黎維禕薨，王嗣子維　　以訃告，請襲封，遣翰林院侍讀德保、大理寺少卿顧汝修諭祭故王維禕，冊封維　　爲安南國王。維　　欲以彼國五拜事天之禮受封，德保等執不可，隨如儀，禮成。顧汝修既出境，以安南王送迎儀節未周，遺書責之，廣西巡撫熊學鵬以聞，汝修坐革職。

二十七年三月，帝諭禮臣曰：『安南世爲屬國，凡遇朝使冊封至其國，自應遵行三跪九

叩頭禮。乃國王狃於小邦陋見，與冊使商論拜跪儀注，德保、顧汝修指示成例，始終恪遵。外藩不谙體制，部臣應預行宣示。嗣後遇安南冊封等事，即将應行典禮並前後遵行拜跪儀節告知正副使，令其永遠遵循，著爲令。』

三十四年，安南莫氏後黃公纘居南掌猛天寨，黎氏逼之，率屬内投，維　　請索回處治，移檄責之。

四十三年，安南解竄匪入關，賜維　　緞匹。

四十六年，維　　遣使謝恩，貢方物。帝命收受，下次正貢著減一半，並命嗣後陳謝表奏，毋庸備禮。五月，諭禮部：『本年安南國貢使到京，命堂官一人帶往熱河瞻覲。』

四十九年，帝南巡，安南陪臣黃仲政、黎有容、阮堂等迎覲南城外，賜幣帛有差，特賜國王『南交屏翰』扁額。

五十一年，安南阮氏變作。

初，明嘉靖中，安南王黎維潭復國，實其臣鄭氏、阮氏之力，自是世爲左右輔政。後右輔政乘阮死幼孤，兼攝左輔政以專國事，而出阮氏於順化，号廣南王。阮、鄭世仇構兵。及黎維　　，權益下移，僅同守府。輔政鄭棟遂殺世子，據金印，謀篡國，而忌廣南之強，乃誘其土酋阮嶽、阮惠，共攻廣南王，滅之於富春。阮惠自爲泰德王，鄭棟自爲鄭靖王，兩不相下，維　　無如何也。

安南所都曰東京，即古交州，唐安南都護治所；而以廣南、順化二道爲西京，即古日南、九真地。黎維潭起兵之所，與東京中隔海口，世爲廣南阮氏所據，兵強於安南。至是，鄭棟死，阮惠以鄭姓專國，人心不附，乃藉除鄭氏爲名，攻破黎城，擊滅鄭棟之子鄭宗，阮氏復專國。維　　犒以兩郡，且妻以女。

五十二年，維　　卒，嗣孫維祁立，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，使鄭氏之臣貢整留鎮都城。貢整思扶黎拒阮，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，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。阮惠歸，治城池於富春，使其将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於國都。整戰死，維祁出亡，阮任遂據東京，四守險要，有自王之志。

五十三年夏，阮惠復以兵誅阮任於東京，而請維祁復位。維祁知其叵測，不敢出。惠知民心不附，盡毀王宮，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，留兵三千守東京。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，護維祁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淩溪河，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，冒死涉水登北岸，其不及渡河者，盡爲追兵所殺。兩廣總督孫士毅、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，且言：『推固予奪，惟上所命。』帝以黎氏守藩奉貢百有餘年，宜出師問罪，以興滅繼絕。先置其家於南甯，遣其陪臣黎佪、阮廷枚回國，密報嗣孫。時安南疆域，東距海，西接老撾，南與占城隔一海口，北連廣西、雲南。有二十二府，其二府爲土司所居，實止二十府，共分十三道。此時未陷者，清華道四府十五縣，宣光道三州一縣，興化道十州二縣；又上路未陷、下路已陷者，安邦道四府十二縣，山西道五府二十四縣，京北道四府二十縣，太源道三州八縣；其上路已陷、下路未陷者，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，海陽道四府十九縣。惟廣南、順化二道，本阮酋巢穴，又據高平道一府四州，諒山道一府七縣，以捍遏內地。

帝命孫士毅移檄安南諸路，示以順逆，早反正。時維祁弟維袖、維祉皆外出避難，維袖死宣光城，維祉由京北波篷廠來投。孫士毅以維祉有才氣，欲令權攝國事。帝慮其兄弟日後嫌疑，不許，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，号召義兵。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，乞轉奏。於是安南國土司及未陷各州官兵爭縛僞黨，獻地圖，而關外各廠義勇亦皆乞餉團練，請爲嚮導。時阮惠兄弟亦叩關請貢，以其國臣民表至，言黎維祁不知存亡，請立故王維　　之子翁皇司維　　主國事，並迎其母妃回國。帝知阮惠欺維　　愚懦易與，狡計緩師，命孫士毅嚴斥之。

安南進兵路三：一，出廣西鎮南關爲正道；一，由廣東欽州泛海，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，爲唐以前舟師之道；一，由雲南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，乃明沐晟出師之道。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，以八千直搗王京，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。其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府之馬白關，逾賭咒河，入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，較沐晟舊路稍近。雲貴總督富綱請行，帝以一軍不可二帥，命駐關外都龍督餉運。

十月末，粵師出鎮南關。诏以安南亂後，勞瘠不堪供億，運餉由內地滇、粵兩路，設台站七十餘所，所過秋毫無犯。孫士毅、許世亨由諒山分路進，總兵尚維升、副將慶成率廣西兵，總兵張朝龍、李化龍率廣東兵。時土兵義勇皆隨行，聲言大兵數十萬，各守隘賊望風奔遁，惟扼三江之險以拒。十一月十三日，尚維升、慶成率兵千餘，五鼓抵壽昌江。賊退保南岸，我兵乘之，浮橋斷，皆超筏直上。時天大霧，賊自相格殺，我兵遂盡渡，大破之。張朝龍亦破賊柱石。十五日，進兵市球江。江闊，且南岸依山，高於北岸，

賊據險列砲，我兵不能結筏。諸軍以江勢繚曲，賊望不及遠，乃陽運竹木造浮橋，示必渡，而潛兵二千於上遊二十里溜緩處用小舟宵濟。十七日，乘筏薄岸相持。適上遊兵已繞出其背，乘高大呼下擊，聲震山谷。賊不知王師何自降，皆驚潰。

十九日，薄富良江，江在國門外，賊盡伐沿江竹木，斂舟對岸。然遙望賊陣不整，知其衆無固志，乃覓遠岸小舟，載兵百餘，夜至江，復奪小舟三十餘，更番渡兵二千，分搗賊營。賊昏夜不辨多寡，大潰，焚其十餘艘，獲總兵、侯、伯數十。黎明，大軍畢濟。黎氏宗族、百姓出迎伏道左，孫士毅、許世亨入城宣慰而出。城環土壘，高不數尺，上植叢竹，内有磚城二，則國王所居，宮室已蕩盡矣。而黎維祁匿民村，是夜二鼓始出詣營見孫士毅，九頓首謝。捷聞。初，王師之出也，帝慮事成後，冊封往返稽時，緻王師久暴露於外，先命禮部鑄印，内閣撰冊，郵寄軍前。孫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詔冊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，并馳報孫永清歸其家屬。維祁表謝，請於乾隆五十五年詣京祝八旬萬壽。帝命俟安南全定，維祁能自立，許來朝。是役也，乘思黎舊民與各廠義勇先驅鄉導，又許世亨、張朝龍等新自台灣立功，皆善戰之将，故得以兵萬餘長驅深入，不匝月而復其都，時雲南烏大經之兵尚未至也。詔封孫士毅一等謀勇公，許世亨一等子，諸将士賞賚有差。

時阮惠已遁歸富春，孫士毅謀造船追讨。孫永清奏言：「廣南距黎都又二千里，用兵萬人，設糧站需運夫十萬，與鎮南關至黎城等。」帝以安南殘破空虚，且黎氏累世孱弱，其興廢未必非運數也。既道遠饷艱，無曠日老師代其搜捕之理，詔即班師入關。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，師不即班，又輕敵，不設備，散遣土軍義勇，懸軍黎城月餘。阮氏諜知虚實，歲暮傾巢出襲國都，僞爲來降者，士毅等信其诳詞，晏然不知也。五十四年正月朔，軍中置酒張樂，夜忽報阮兵大至，始倉皇禦敵。賊以象載大砲沖我軍，衆寡不敵，黑夜中自相蹂躪。黎維祁挈家先遁，滇師聞砲聲亦退走，孫士毅奪渡富良江，即斬浮橋斷後，由是在岸之軍，提督許世亨、總兵張朝龍，官兵夫役萬餘，皆擠溺死。時士毅走回鎮南，盡焚棄關外糧械數十萬，士馬還者不及半。其雲南之師，以黎臣黃文通鄉導得全返。黎維祁母子復來投。奏聞，帝以士毅不早班師，而又漫無籌備，緻挫國威、損将士，乃褫職來京待罪，以福康安代之。

阮惠自知賈禍，既懼王師再讨，又方與暹羅構兵，恐暹羅之乘其後也，於是叩關謝罪乞降，改名阮光平，遣其兄子光顯齎表入貢，懇賜封号。略言守廣南已九世，與安南敵國，非君臣。且蠻觸自争，非敢抗中國，請來年親覲京師，并於國内爲死綏将士築壇建廟，請頒官銜谥号，立主奉祀。又聞暹羅貢使将入京，恐受其媒孽，乞天朝勿聽其言。福康

安先後以聞。

帝以維祁再棄其國，并冊印不能守，是天厭黎氏，不能自存；而阮光平既請親覲，非前代莫、黎僅貢代自金人之比。且安南自五季以來，曲、矯、吳、丁、李、陳、黎、莫互相吞噬，前代曾郡縣其地，反側無常，時憂南顧。乃允其請，即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，冊曰：「朕惟王化遐覃，伐罪因而舍服，侯封恪守，事大所以畏天。鑒誠悃於荒陬，貺其既往，沛恩膏於屬國，嘉與維新，賁茲寵命之頒，勖以訓行之率。惟安南地居炎徼，開十三道之封疆，而黎民臣事天朝，修百餘年之職貢，每趨王會，舊附方輿。自遭難以流離，遂式微而控愬。方謂興師復國，字小堪與圖存，何期棄印委城，積弱仍歸失守，殆天心厭其薄德，緻世祚訖於終淪。爾阮光平起自西山，界斯南服，向匪君臣之分，浸成婚媾之仇。釁啓交訌，情殊負固。抗顏行於倉卒，雖無心而難掩前愆，悔罪咎以湔除，原革面而自深痛艾。表箋籲請，使先猶子以抒忱，琛獻憬來，躬與明年之祝嘏。自非仰邀封爵，榮藉龍光，曷由下莅民氓，妥茲鳩集。況王者無分民，詎在版章其土宇，而生人有司牧，是宜輯甯爾邦家。爰布寵綏，俾憑鎮撫，今封爾爲安南國王，錫之新印。於戲！有興有廢，天子惟順天而行，無貳無虞，國王咸舉國以聽。王其懋将丹款，肅矢冰兢，固圉以長其子孫，勿使逼滋他族，悉心以勤於夙夜，罔令逸欲有邦，益敬奉夫明威，庶永承夫渥典。欽哉，毋替朕命！」其黎維祁賞三品銜，令同屬下人戶來京，歸入漢軍旗下，即以維祁爲佐領。又令阮光平訪問維祁親屬，護送進關。其前安插内地之西南夷人，有系懷故土者，并令阮光平善爲撫綏，以示矜全。

五十五年，阮光平來朝祝釐，途次封其長子阮光纘爲世子。七月，入覲熱河山莊，班次親王下、郡王上，賜御製詩章，受冠帶歸。其實光平使其弟冒名來，光平未敢親到也，其譎詐如此。五十六年，擊敗黎維祉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，帝優賞之。五十七年，議定安南貢期，舊例三年一貢者，定爲兩年，六年遣使來朝一次者，定爲四年。

九月，阮光平在義安病故，世子阮光纘權國事，以訃告。五十八年正月，遣廣西按察使成林谕祭，加谥忠純，并頒賜御製詩，於墓道勒碑，以表恭順。封光纘爲安南國王。帝以阮邦新造，人心未定，阮光纘尚幼，且阮嶽尚在廣南，吳文楚久握兵柄，主少國疑，恐有變，特調福康安總督雲、貴備邊，并令成林密偵其國。成林旋以國事犄定聞，乃止。

八月，署兩廣總督郭世勳奏安南添立花山市。先是安南通市，平而、水口兩關商人在其國之高憑鎮牧馬庸立市，由隘商人在諒山鎮之驅驢庸立市，分設太和、豐盛二号，并置廒長、市長各一人，保護、監當各一員。而從平而關出口之商，必由水路先抵花山，計

程僅二百餘裏。且花山附近村莊稠密，至是添設行鋪，其市長、監當各員，即於驅驢額內派往。客民中有由陸路前赴牧馬者，仍聽其便。

嘉慶元年，福州將軍魁倫、兩廣總督吉慶先後奏言，獲烏艚船海盜，有安南總兵及封爵敕命、印信等物。初，阮氏據廣南，以順化港爲門戶，與占城、真臘、暹羅皆接壤，西南瀕海。有商舶飄入海者，阮氏輒沒入其貨，即中國商船，亦倍稅沒其半，故紅毛、占臘、暹羅諸國商船，皆以近廣南灣爲戒。阮光平父子既以兵篡國，國用虛耗，商船不至，乃遣烏艚船百餘、總兵十二人，假采辦軍餉，多招中國沿海亡命，啖以官爵，資以器械船隻，使鄉導入寇閩、粵、江、浙各省。時浙師禦海盜，值大風雨，雨中有火熕入賊舟，悉破損。參將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砲，并搜獲安南敕文、總兵銅印各四。敕稱『差艚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』，而教諭王鳴珂獲三賊，一詭爲瘖者，一名王貴利，訊，雲即倫貴利也。同時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範光喜，供述：『阮光平既代黎氏，光平死，傳子光纘，時與舊阮構兵，而軍費又苦不給，其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肆掠於洋。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伍存七有隙，以二艇投誠於閩，今閩中造船用其式也。倫貴利者，廣東澄海人，投附安南，與舊阮戰有功，封侯。以巡海，私結閩盜來閩、浙劫掠。安南艇七十六艘，分前、中、後支，倫貴利統帶後支。其銅印凡四，貴利自佩其一，餘三印，三總兵曰耀、曰南、曰金者佩之，耀已擒斬，南、金則均溺斃於海』雲。巡撫阮元磔貴利，而以供辭入奏。

帝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，照會安南國王。冬十二月，阮光纘呈覆，略曰：「小番世蒙天朝恩庇，曠格逾涯，無能酬報，思以慎守疆宇，永作屏翰。祗以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初，有賊渠阮種，竊據其地，嘯聚齊桅盜夥，數爲海患。本國整飭海防，間收艙客，以離賊黨，且助海面帆柁之役。倫貴利者，前居本國，隨同商伴巡防。詎料伊包藏禍心，私瞞小番，竟敢潛約匪船，越赴內洋，肆行劫掠。又擅造印劄，轉相誑誘，情罪重大，實爲法律所不容。小番不能先燭其奸，疏於鈐束。仰蒙聖慈普鑒，洞悉肫誠，訓誨有加，天日垂照。恭繹聖諭，且感且悚。謹當遵奉彝訓，靖守藩封，令本國巡海人員，嚴加警飭，密施鈐勒，斷不容結同匪夥，越境作非，務期桂海永清，以上副聖天子懷柔之至德，是所自勉也。」帝以國王不知，赦之。二年，兩廣總督奏稱，安南國王阮光纘差委官弁丁公雪等，帶領兵船，拿獲盜犯黃柱、陳樂等六十餘名，解送內地。帝降敕褒賜，并頒賜如意、玉山、蟒錦、紗器，以示優獎。

初，阮光平既攻滅廣南王阮某，阮某爲黎王婿，妻黎氏有娠，逃於農耐，農耐爲水真臘舊都，即嘉定省，今之西貢也。黎氏生子曰阮福映，本名種，潛匿民間。及長，奔暹羅。

暹羅王故與阮光平夙仇，乃以女弟歸福映，助之兵，攻克農耐，據之，勢漸強，号『舊阮』，而稱阮光平父子爲『新阮』，亦曰『西阮』。舊阮以復讐爲辭，奪其富春舊都，時嘉慶四年也。

六年十一月，安南僞總兵陳天保攜眷内投，始知安南與農耐兵争事。

七年八月，農耐攻升隆城，阮光纘敗走被擒。八月，阮福映縛送莫觀扶等三名來粤，并獻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、金印，奉表投誠。莫觀扶等皆中國盜犯，受安南招往投順，封東海王及總兵僞職者。帝以『從前阮光平款阙内附，恩禮有加，阮光纘嗣服南交，復頒敕命，俾其世守勿替。乃薮奸窩盜，肆毒海洋，負恩反噬，莫此爲甚！且印信名器至重，輒行舍棄潛逃，罪無可逭！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備邊，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。』十二月，阮福映滅安南，遣使入貢，備陳構兵始末，爲先世黎氏復讐；并言其國本古越裳之地，今兼并安南，不忘世守。乞以『南越』名國。帝諭以『南越』所包甚廣，今兩廣地皆在其内，阮福映全有安南，亦不過交趾故地，不得以『南越』名國。

八年，改安南爲越南國。六月，命廣西按察使齊布森往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。蓋自阮光平篡黎氏十九年，復滅於阮福映，嗣後修職貢者爲舊阮子孫矣。

九年，遣編置佐領及安插江甯、熱河、張家口、奉天、黑龍江、伊犁等處安南人回國，赍銀有差，并許黎維祁歸葬。

十一年，越南興化鎮目請以臨安府所屬六猛地方外附，檄谕王自懲之。阮光纘遺族阮如權避捕投内地，兩廣總督吳熊光奏請發交阮福映。帝嫌其爲屬籓擒送逋逃，不許，亦不許其逼留内地。

十四年，阮福映遣員至諒山，齎送乾隆六十年錫封南掌國王敕印，帝嘉獎之。

阮福映之得國也，藉嘉定、永隆兵力居多，乃取二省爲年号，曰嘉隆。在位十七年而薨，子福皎嗣。

道光元年，遣廣西按察使潘恭辰齎敕印往封阮福皎爲越南國王。

九年，越南使臣請改貢道由廣東水路，部議駁之。

十九年，帝谕向來越南國二年一貢，四年遣使來朝一次，合兩貢并進，嗣後改爲四年遣使來貢一次，其貢物照兩貢并進之數減其半。福皎改元明命，在位二十一年。嘗以兵奪高蠻國河仙一帶地，分通境爲三十省：曰富春，國都也；廣南、廣義二省爲右圻；廣治、廣平二省爲左圻；平順、富安、廣和、邊和、嘉定、安江、河仙、永隆、定祥九省爲南圻；河靜、海陽、廣安、清化、乂安、南定、廣平、興安、河内、北甯、諒山、高平、太原、山西、宣光、興化十六省爲北圻。後又以廣義、廣治各省過小，改爲道。疆域較曆世爲大。惟宣光省西北直廣西鎮安府之南，有地曰保樂州，其酋農姓，系黎氏舊臣，仍念故主，不服新王，越南僅羈縻處之。黎維祉子孫逃居老撾深山中，時思聚衆復國，所謂黎王後也。其餘黎氏疏族，好滋事，俱安置平順以南各省。又自鄙其國文教之陋，奏請頒發康熙字典。其取士則用元制，以經義、詩賦考試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，阮福皎薨，遣使告哀，诏停進貢方物，命廣西按察使寶清往封其子福市爲越南國王。福市改元紹治，在位七年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，薨，子福時嗣。凡朝使冊封，曆世隻在河内。河内即東京，其國建都處也。及阮福映得國，以東京屢毀於兵，而其先人世居嶺南，遂遷都於富春省，改東京爲河内省。封使至其國，仍循例駐節於此。阮福時嗣位年幼，奏乞天使至其國都，由是廣西按察使勞崇光至富春冊封焉。

三十年，鄭祖琛奏越南國王阮福時因先後奉到孝和睿皇后，宣宗成皇帝遺诏，拟請遣使恭進香禮，并進香品祭物，又齎遞表文、貢物慶賀登極。帝谕孝和睿皇后、宣宗成皇帝梓宮均已奉移陵寢，止其遠來進香。其慶賀登極方物，亦無庸呈進。咸豐二年，論越南國明年例貢著於咸豐三年五月内到京。六年，谕越南國王阮福時以丁巳年正貢屆期，咨呈勞崇光奏請於何月進關。現在用兵諸省分尚未肅清，越南國此次例貢，著緩至下屆兩貢并進。

八年，法蘭西奪取越南國西貢。先是，明季有法蘭西天主教徒布教來安南。康熙五十九年，法兵艦俄羅地号泊交趾，士官三人登陸至平順省，土人縛而獻之王。艦長與教師商，以重金贖歸。此爲法、越交涉之始。乾隆十四年，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亞孛爾者爲全權大臣，至順化府謀通商，國王不許。乾隆十八年，越人大戮天主教徒。五十一年，越内亂，阮嶽自稱王，阮光平使其子景叡詣法國乞援。翌年，遂訂法越同盟之約，割崑崙

島之茶麟港於法。未幾，爽約。嘉慶二十五年，法艦來越南測量海口，國人激王殺法人狄亞氏。道光二十七年，法人以兵艦至茶麟港，大敗越軍，至是年遂徑奪西貢，越南第一都會也。

咸豐十年，谕內閣：「劉長佑奏越南國入貢屆期，現在廣西軍務未竣，道路不甯，其丁巳、辛酉兩屆例貢，暫行展緩。」同治元年，法國拿破侖第三以海軍大舉伐越南，奪茶麟港，約割下交趾邊和、嘉定、定祥三省，開通商三口，賠償二千萬佛郎，許其和。嘉定省即西貢所在也。二年，越南國王阮福時因奉到文宗顯皇帝遺诏，咨請遣使進香、表賀登極、貢方物，卻之。三年，越南乙丑例貢及上二屆兩貢仍命展緩。

六年冬，廣西太平、鎮安兩府土匪蜂起，官軍擊之，敗遁越南。

七年，國王咨乞廣西巡撫蘇鳳文代奏請兵援剿，帝命提督馮子材率三十營讨之。

八年七月二十一日，華軍由鎮南關進發。八月，賊酋吳鯤戰北甯，傷於铳，飲孔雀血死，諸賊大懼，大兵至，遂乞降。冬，賊酋梁天錫西奔宣光，投歸河陽賊首黃崇英。是年，法人割取越南國安江、河仙、永隆三省，自是下交趾六省悉隸法版。

九年，興化省保勝賊首劉永福、太原省蘇街賊首鄧志雄皆來降。夏四月，黃崇英遁入保樂州白苗界內，提督馮子材班師。七月，師次龍州，而黃崇英復踞河陽，劉永福復踞興化之保勝，鄧志雄復踞太原之蘇街。十月，降賊蘇國漢乘夜襲陷諒山省城，北圻總統段壽死之。時廣西候補道徐延旭因事至諒山城外驅驢庸，調兵助越攻城，不克。十一月，賊酋阮四、陸之平、張十一等復踞高平省，越王復懇出師，帝命馮子材再督軍出關，廣西巡撫李福泰請以廣東候補道華廷傑襄辦軍事。

十年夏，馮子材次龍州。四月二十一日，總兵劉玉成督諸將出關次北甯。九月，欽州知州陳某誘擒蘇國漢，解送兩廣總督瑞齡，誅之，其子蘇亞鄧遁入海，踞狗頭山。道員華廷傑旋回廣東。

十一年，廣西巡撫劉長佑檄道員覃遠璀率勇十營辦太平、鎮安二府邊防，馮子材亦調回防邊。

十二年，華軍将撤，法人突以兵船至河內省。國王咨稱華總兵陳得貴派隊押令放入。劉

長佑據情奏聞，朝命革職提訊。法人遂招中國散勇及雲南邊境不逞之徒攻越南各省，其守臣多降。至太原省，守臣招劉永福相助。法兵至，永福設伏敗之，擒其帥安鄴，法人敗退河內省，與王和。王遣其臣阮文祥與議，法人遂建館河內，并於白藤海口設關收稅。初，賊首黃崇英爲吳鯤中表，劉永福亦吳鯤之黨。吳鯤死，其弟吳鯨合家自殺。黃崇英、劉永福素不相能，永福降，越南王授以三省提督之職，黃崇英踞河陽爲盜自若。

十三年，劉長佑遣劉玉成將左軍十營，道員趙沃將右軍十營，由鎮安府出關討黃崇英。是年，法人逼令越南王公布天主教及紅河通航二事，紅河即富良江也。旋又以保商爲名，派兵駐守河內、海防諸地，且求開采紅河上流礦山。光緒元年，趙沃連克底定縣、襄安府各處，保樂州土民及白苗皆約降。崇英率衆來拒，旋遁去。趙沃督諸軍攻克河陽老巢，賊黨陳亞水降。七月，擒黃崇英戮之。二年春，班師。

七年，劉長佑移督雲、貴，知法人志在得越南以窺滇、粵，上疏略曰：「邊省者，中國之門戶，外藩者，中國之藩籬。藩籬陷則門戶危，門戶危則堂室震。越南爲滇、粵之脣齒。泰西諸國，自印度及新加坡、檳榔嶼設立埠頭以來，法國之垂涎越南久矣。開市西貢，據其要害，復通悍賊黃崇英，規取東京，聚兵謀渡洪江以侵諒山諸處，又欲割越南、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爲駐兵之所。臣時任廣西巡撫，雖兵疲餉絀，立遣將卒出關往援。法人不悅，讦告通商衙門，謂臣包藏禍心，有意敗盟。賴毅皇帝察臣愚忠，乃得出助剿之師，內外夾擊。越南招用劉永福，以折法將、沙酋之鋒。廣西兩軍，左路則提督劉玉成趨太原、北甯，右路則道員趙沃由興化、宣光分擊賊黨，直抵安邊、河陽，破崇英巢穴，殲其渠魁。故法人寢謀，不敢遽肆吞并者，將逮一紀。然臣每詳詢邊將，知法人之志在必得越南，以窺滇、粵之郊而通楚、蜀之路，狡焉思啓，禍近切膚。乃入秋以來，法國增加越南水師經費，其下議院議借二百五十萬佛郎，經理東京海灣水師。其海軍卿格羅愛逐日籌畫東京兵事，俟突尼斯案一結，即可進行，竊歎法人果蓄志而潛謀，嗜利而背約也。竊聞造此謀者爲伯朗手般，在越南西貢爲巡檢司。開埠之後，招入土夷、客民衆至百萬，民情漸洽，物產日增。柬埔寨所招商民，亦逾百萬。運米出洋，歲百萬石，所徵賦稅入西貢庫藏者，歲計佛郎二百五十萬。柬埔本荒藪，開成通衢，車路方軌，溝渠修濬，柬埔人感法恩德，至原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，故伯朗手般以越南情形告其總統。富良江一帶，法已駛船開市，議上溯以達瀾滄江通中國之貨，結楯方諸夷以窺滇、粵邊境，築西貢至柬埔寨鐵路，以避海道之迂繞。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，政治不修，兵賦不足，勢已危如累卵。今復興兵吞噬，加以柬埔之叛民，勢必摧敗不可支拄。同治十三年，法提督僅鳴砲示威，西三省已入於法人之手，而紅海通舟，地險復失。所立條約，惟不肯與以東京，國勢岌岌，恃此爲犄角。若復失其東京，即不窮極兵力圖滅富春，已

無能自立矣。臣以爲法人此舉，志吞全境。既得之後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，以攘山礦金錫之利，或取道川蜀以通江海，據列邦通商口岸之上遊。況滇南自同治以後，平定逆回，其餘黨桀黠者，或潛竄越南山谷，或奔洋埠役於法人，軍情虛實，邊地情形，盡行泄漏，故時有夷人闌入滇以觀形勢。傥法覆越南，逆黨又必導之內寇，逞其反噬之謀。臣受任邊防，密迩外寇，不敢聞而不告。」奏入，不報。

時駐英法使臣曾紀澤以越事叠與法廷辨诘，福建巡撫丁日昌亦疏法、越事以聞。帝命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，并谕沿江沿海督撫，密爲籌辦。

八年二月，法人以兵艦由西貢駛至海陽，謀取東京，直督張樹聲以聞，帝谕滇督相機因應。三月，移曾國荃督兩廣。法攻東京，破之，張樹聲奏令滇、粵防軍嚴守城外，以剿辦土匪爲名，藉圖進步，并令廣東兵艦出洋遙爲聲援。五月，滇督劉長佑遣道員沈壽榕帶兵出境，與廣西官軍連絡聲勢，保護越南。并奏言：「探聞法人破東京後，退駐輪船，日日添兵，增招群盜，懸賞萬金購劉永福，十萬金取保勝州。又法領事破城後，劫掠商政衙門，傳示各商，出入貨稅另有新章，現仍調取陸軍趕造拖船，爲西取保勝之計。越王派其兵部侍郎陳廷肅接署河內總督，遣吏部尚書阮正等抵山西與黃佐炎等籌商禦敵之策。各省巡撫、布、按大半與黃佐炎、劉永福同原決一死戰。嗣後統領防軍提督黃桂蘭報稱劉永福馳赴山西，道經諒山，來見。比曉以忠義，感激奮發，據稱分兵赴北甯助守保勝，萬不使法人得逞，但兵力不足，望天朝爲援。其河內探報雲，法人恐援兵猝至，當釋所獲之河內巡撫，交還城池倉庫。巡撫不受，稱法人違約弄兵，以死自誓，乃轉交按察使。宗室阮霸復以火藥轟毀東京，以免越人復聚，且省兵力分守。其輪船或東下海陽，或分駛廣南、西貢，俟添兵既集，從事上遊。伏查法人焚掠東京，狡謀叵測，越南諸臣決計主戰。山西爲上通雲南要地，越軍能悉力抵禦，微特滇、粵邊防可保，即越南大局，亦尚有振興之期。而粵督與總署所議以滇、粵、桂三省兵力合規北圻一策，更可乘勢早圖，以杜窺伺。然越國受制法人已久，人心恇怯，此次決戰山西，期於必勝，稍有撓敗，則大局不堪設想。蓋山西有失，則法人西入三江口，不獨保勝無復障蔽，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，皆須步步設防，益形勞費。以事機而論，中國有萬難坐視之處，且不可待山西有失，始爲事後之援。」旋召長佑入覲，以岑毓英署滇督。

劉永福者，廣西上恩州人。咸豐間廣西亂，永福率三百人出鎮南關。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，永福逐而去之，遂據保勝，所部旗皆黑色，号「黑旗軍」。永福既立功，越南授三省提督職，時時自備饷械剿匪，而黃佐炎皆匿不上聞，越臣亦多忌之，永福積怨於佐炎。佐炎爲越南驸馬，以大學士督師，督撫均受節制。馮子材爲廣西提督時，佐炎以事來見，

子材坐将台，令以三跪九叩見，佐炎銜之次骨。越難已深，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，責令佐炎督永福出師，六調不至。法軍忌永福，故越王始終倚任之。

先是，劉長佑命籓司唐炯率舊部屯保勝，曾國荃至粵，命提督黃得勝統兵防欽州，提督吳全美率兵輪八艘防北海，廣西防軍提督黃桂蘭、道員趙沃相繼出關，所謂三省合規北圻也。時法人要中國會議越事，谕滇、粵籌畫備議。法使寶海至天津，命北洋大臣會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。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南招撫劉永福，帝命發雲南岑毓英差遣。

九年正月，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，先至粵谒曾國荃，韙其議，資之入越。見永福，爲陳三策，言：「越爲法逼，亡在旦夕，誠因保勝傳檄而定諸省，請命中國，假以名義，事成則王，此上策也；次則提全師擊河内，驅法人，中國必助之饷，此中策也；如坐守保勝，事敗而投中國，此下策也。」永福曰：「微力不足當上策，中策勉爲之。」三月，法軍破南定。帝谕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出關會商，黃桂蘭、趙沃籌防。李鴻章丁憂，奪情回北洋大臣任，鴻章懇辭。至是，命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，粵、滇、桂三省防軍均歸節制。鴻章奏拟赴上海統籌全局。法使寶海在天津議約久不協，奉調回國，以參贊謝滿祿代理。劉永福與法人戰於河内之紙橋，大破法軍，陣斬法将李成利，越王封永福一等男。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營效用，并陳永福戰績。帝促李鴻章回北洋大臣任，并詢法使脫利古至滬狀，令鴻章定期會議。脫利古詢鴻章：「是否助越？」鴻章仍以邊界、剿匪爲辭，而法兵已轉攻順化國都，迫其議約。鴻章與法新使德理議不就，法兵聲言犯粵，廣東戒嚴。總署緻法使書，言：「越南久列籓封，曆經中國用兵剿匪，力爲保護。今法人侵陵無已，豈能蔑視？倘竟侵我軍駐紮之地，惟有決戰，不能坐視。」帝谕徐延旭饬劉永福相機規復河内，法軍如犯北甯，即令接戰。命滇督增兵防邊，唐炳迅赴前敵備戰，并濟永福軍饷。旋命岑毓英出關督師。

法兵破越之山西省，粵勢愈急，以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督粵師。彭玉麟奏：「法人逼越南立約，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，及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，顯系圖我滇疆，冀專五金之利。不特滇、粵邊境不能解嚴，即廣東、天津，亦須嚴備。」時越南王阮福時薨，無子，以堂弟嗣。法人乘越新喪，以兵輪攻順化海口，入據都城。越南嗣君在位一月，輔政阮說啓太妃廢之，改立阮福升。至是乞降於法，立約二十七條，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南事，此外政權、利權均歸法人，逼王谕諸将退兵，重在逐劉永福也。

滇撫唐炯屢促永福退兵，永福欲退駐保勝，黑旗将士皆憤怒。副将黃守忠言：「公可退保勝，請以全軍相付，守山西。有功，公居之，罪歸末将。」永福遂不復言退。徐延旭

奏言：「越人倉卒議和，有謂因故君未葬權顧目前者，有謂因廢立之嫌，廷臣植黨構禍者。疊接越臣黃佐炎等鈔寄和約，越誠無以保社稷，中國又何以固藩籬？越臣輒以俟葬故君即行翻案爲詞，請無撤兵。劉永福仍駐守山西，嗣王阮福升嗣位，具稟告哀，并懇準其遣使詣闕乞封。越國人心渙散，能否自立，尚未可知。」并將法越和約二十七款及越臣黃佐炎來稟錄送軍機處。兩江總督左宗棠請飭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邊扼紮。十一月，法人破興安省，拘巡撫、布政、按察至河內槍斃之。進攻山西，破之，劉團潰，永福退守興化城。十二月，嗣王阮福升暴卒，或云畏法逼自裁，國人立前王阮福時第三繼子爲王，輔政阮說之子也。徐延旭奏報山西失守，北甯斷無他虞，帝責其誇張。十年，唐景崧在保勝上樞府書，言：「滇、桂兩軍偶通文報，爲日甚遲，聲勢實不易連絡。越南半載之內，三易嗣君，臣庶皇皇，類於無主。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，莫如遣師直入順化，扶翼其君，以定人心而清匪黨，敵焰庶幾稍戢，軍事亦易於措手。若不爲藩服計，北圻沿邊各省，我不妨直取，以免坐失外人。否則首鼠兩端，未有不歸於敗者也。」

劉永福谒岑毓英於家喻關，毓英極優禮之，編其軍爲十二營。法軍將攻北甯，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軍赴援。桂軍黃桂蘭、趙沃方守北甯，山西之圍，桂蘭等坐視不救，永福憾之深，景崧力解之，乃赴援。景崧勸桂蘭離城擇險而守，桂蘭不從。二月，法兵攻扶良，總兵陳得貴乞援，北甯師至，扶良已潰，法兵進逼北甯，黃桂蘭、趙沃敗奔太原，劉永福亦坐視不救。徐延旭老病，與趙沃有舊，偏信之。趙沃庸懦，其將黨敏宣奸，欺蔽延旭。敵犯北甯，敏宣先遁。陳得貴爲馮子材舊部；骁勇善戰，子材曾劾延旭，延旭怨之，并怨得貴。及北甯陷，乃奏戮之，敏宣亦正法。延旭調度失宜，帝命革職留任。三月，命湖南巡撫潘鼎新辦廣西關外軍務，接統徐延旭軍，黃桂蘭懼罪仰藥死。帝谕：「徐延旭株守諒山，僅令提督黃桂蘭、道員趙沃駐守北甯，遇敵先潰，殊堪痛恨！徐延旭革職拿問，黃桂蘭、趙沃潰敗情形，交潘鼎新查辦。」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，德榜辭不拜。唐炯革職拿問，以張凱嵩爲雲南巡撫。北甯敗後，徐延旭以唐景崧護軍收集敗殘，申明約束。時唐仁廉署廣西提督。法軍由北甯進據興化，別以兵艦八艘駛入中國海，窺廈門及上海吳淞口，沿海戒嚴，於是中、法和議起。

四月，李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在天津商訂條款，谕滇、桂防軍候旨進止。鴻章旋以和約五款入告，大略言：「中國南界毗連北圻，法國任保護，不虞侵占。中國應許於毗連北圻之邊界，法、越貨物聽其運銷，將來法與越改約，決不插入傷中國體面之語。」朝旨報可，予鴻章全權畫押。既而法公使以簡明條約法文與漢文不符相诘，帝責鴻章辦理含混，輿論均集矢鴻章，指爲「通夷」。法使既藉端廢約，帝令關外整軍嚴防，若彼竟求犯，即與交綏。命岑毓英招劉永福率所部來歸。潘鼎新奏：「法兵分路圖犯谷松、屯梅

二處，桂軍械缺糧乏，恐不可恃。」帝以其飾卸，責之。法兵欲巡視諒山，抵觀音橋，桂軍止之，令勿入。法將語無狀，遂互擊，勝之。奏入，諭進規北甯，責法使先行開砲，應認償。令告法外部止法兵，并諭我軍：「如彼不來犯，不宜前進。」法使續請和議，帝諭桂軍回諒山，滇軍回保勝，不得輕開釁。法將孤拔欲以兵艦擾海疆，法使巴德諾逗留上海，不肯赴津，乃改派曾國荃全權大臣，陳寶琛會辦，邵友濂、劉麟祥隨同辦理。諭言：『兵費、恤款萬不能允。越南須照舊封貢。劉永福一軍，如彼提及，須由我措置。分界應於關外空地作爲甌脫。雲南通商應在保勝，不得逾值百抽五。』

六月，法將孤拔以兵艦八艘窺閩海，欲踞地爲質，挾中國議約，何璟、張佩綸以聞。法艦攻台灣之基隆砲台，台撫劉銘傳拒守。曾國荃、陳寶琛與法使議約於上海，國荃許給撫卹費五十萬，奉旨申斥。約議久不就，乃一意主戰。諭岑毓英令劉永福先行進兵，規復北圻，岑毓英、潘鼎新關內各軍陸續進發。以法人失和，不告各國。

七月，法公使謝滿祿下旗出京，帝乃宣諭曰：「越南爲我封貢之國，二百餘年，載在史冊，中、外咸知。法人先據南圻各省，旋又進據河內，戮其人民，利其土地，奪其賦稅。越南闇懦，私與立約，并未奏聞，挽回無及。越亦有罪，是以姑與包涵，不加詰問。光緒八年，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，當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，法人又撤使翻覆。越之山西、北甯等省，爲我軍駐紮之地，清查越匪，保護屬籓，與法國絕不相涉。本年二月間，法兵竟來撲犯，當經降旨宣示，正拟派員進取，忽據伊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。其時法國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，中國明知其勢處迫逼，本可峻詞拒絕，而仍示以大度，許其行成，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，互相畫押。諒山、保勝等軍，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，叠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，不準輕動開釁。諸軍将士，奉令維謹。乃法國不遵定約，忽於閏五月初一、初二等日，以巡邊爲名，直撲諒山防營，先行開砲轟擊，我軍始與之接仗，互有殺傷。法人違背條約，無端開釁，傷我官兵，本應以干戈從事。因念訂約通好二十餘年，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，仍準各國總理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，情喻理曉，至再至三。閏五月二十四日，復明降諭旨，照約撤兵。昭示大信，所以保全和局者，實屬仁至義盡。法人乃竟始終怙飾，橫索兵費，恣意要挾，輒於六月十五日占據台北基隆山砲台，經劉銘傳迎剿獲勝。本月初三日，何璟等甫接本領事照會開戰，而法兵已自馬尾先期攻擊，傷壞兵商各船。雖經官軍焚毀法船，擊壞雷艇，并陣斃法國兵官，尚未大加懲創。若再曲予含容，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？用特揭其無理情節，布告天下。」

八月，諭岑毓英督飭劉永福及在防各營規復北圻，并諭潘鼎新飭各軍聯絡聲勢，分路并

進。提督蘇元春與法軍戰於陸岸縣，敗之。十月，內閣學士周德潤奏：「官軍進取越南，宜以正兵牽制河內之師，別用奇兵由車裏趨老撾，走哀牢，以暗襲順化，募用滇邊土人，必能得力。」得旨交滇督詳察籌辦。是月，蘇元春與法人戰於紙作社，陣斬法兵官四人。十一月，王德榜軍大敗於豐谷，蘇元春不往援，唐景崧與劉永福、丁槐軍攻宣光，力戰大捷，優詔褒之。十二月十九日，法兵攻谷松，王德榜以豐谷之敗怨蘇軍不救，至是亦不往援，蘇軍敗退威坡，諒山戒嚴。帝命馮子材幫辦廣西關外軍務。二十九日，法軍攻諒山，據之，潘鼎新等退駐鎮南關，龍州大震。唐景崧、劉永福、丁槐攻宣光，月餘不能下。諒山失守，岑毓英慮景崧等軍斷後援，令勿拚孤注，景崧不可。馮子材與法軍戰於文淵，互有殺傷。

十一年正月初九日，法兵攻鎮南關，轟毀關門而去，提督楊玉科戰歿。潘鼎新退駐海村，帝命戴罪立功。元春退駐幕府。王德榜自負湘中宿將，屢催援不至，鼎新劾之，落職，所部歸元春轄。法軍攻劉永福於宣光，永福軍潰。唐景崧退駐牧馬，欽、廉防急。彭玉麟請調馮子材軍防粵，朝旨令鼎新議，鼎新素不協於子材，乃命子材行。子材以關外防緊，不肯退，玉麟乃令專顧桂防。鼎新師久無功，褫職，以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，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。法兵既毀鎮南關，逃軍難民蔽江而下，廣西全省大震。子材至，乃力爲安輯。

子材久駐粵西，素有威惠，桂、越民懷之，人心始定。乃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，跨東西兩嶺間，築長牆三里餘，外掘深塹，爲扼守計，自率所部駐之，而令王孝祺勒軍屯其後爲犄角。法兵揚言某日犯關，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，乃議先發制敵，鼎新止之，子材力爭，徑率王孝祺軍夜犯敵壘，殺敵甚多。法起諒山之衆撲鎮南關，子材誓衆曰：「法再入關，吾有何面目見粵人？必死拒之！」士氣皆憤。法攻長牆，急砲猛烈，子材勒諸統將屹立接戰，遇退後者手刃之。戰酣，子材自開壁率兩子相榮、相華直沖敵軍，諸軍以子材年七十，奮身陷敵，皆感憤，殊死戰。王孝祺、陳嘉率部將潘瀛、張春發等隨其後，王德榜軍旁至，夾擊之，斃法兵無算。鏖戰兩日，法軍子彈盡，大敗潰遁。子材率兵攻文淵，法軍棄城走。諸軍三路攻諒山，孝祺、德榜戰尤力，連戰皆捷。二月十三日，遂克諒山，法悉衆遁。子材進軍克拉木，逼攻郎甲，王孝祺進軍貴門關，盡復昔年所駐邊地。越民立忠義五大團；二萬餘人，皆建馮軍旗幟。西貢亦聞風通款。自海通以來，中國與外國戰，惟是役大捷，子材之功也。

法兵六千犯臨洮府，復分兩隊；一北趨珂嶺、安平，一南趨緬旺、猛羅。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寶、李應珍等扼北路，王文山扼南路，而自率軍當中路，皆有斬獲。法軍遂合趨臨

洮府，滇軍拒戰南北路，回軍夾攻之，陣斬法將五人，法軍大潰。

時法兵艦據台灣之澎湖。諒山既大捷，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向李鴻章議和，言法人交還基隆、澎湖，彼此撤兵，不索兵費。鴻章奏言：「澎湖既失，台灣必不可保，當藉諒山一勝之威，與締和約，則法不至再事要求。」朝廷納其議，立命停戰。臨洮之戰，乃在停戰後電谕未達前也。鴻章遽請簽約，令諸將皆退還邊界，將士扼腕痛憤，不肯退，彭玉麟、張之洞屢電力爭。帝以津約斷難失信，嚴谕遵辦。法人要求逐劉永福於越南，張之洞乃拟令永福駐思、欽，永福堅不肯行，唐景崧危詞脅之，朝旨嚴切，乃勉歸於粵，授總兵。馮子材奉督辦廉、欽邊防之命。約既成，越南遂歸法國保護焉。